

俄国文学作品

新时代的边缘人 ——谈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作品《永生的人》

侯丹*

【内容提要】俄罗斯女作家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的作品《永生的人》，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照了俄国当下社会普通人的现实生活，通过苏联解体后二战老兵哈利托诺夫一家人的遭遇，反映了时代的巨变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冲击。哈利托诺夫一家人从父辈到子辈都不幸地沦为新时代的边缘人、新生活的旁观者。作者通过家庭成员的不同遭遇，抨击了当下俄罗斯社会人们情感冷漠、道德堕落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 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 俄罗斯社会 《永生的人》

【中图分类号】D815;I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7)04-0105(11)

引言

“边缘人”的概念最初是由帕克(R.E. Park)在1928年提出的，他写道，“当中世纪犹太区的围墙被拆毁，犹太人被允许参与当地人的文化生活的時候，一种新型的人格类型即文化混血儿出现了。他和两种文化生活与传统截然不同的人群密切地居住、生活在一起；他决不愿意很快地与他的过去与传统割裂，即便他被允许这么做；由于种族偏见的缘故，他也不能很快地被她正努力在其中寻求一个社会位置的新社会所接受。他是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

* 侯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边缘的人，而这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决不会完全渗透与融合在一起。”^①“边缘人”起初作为一个社会学术用语指称那些由于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和种族冲突所造成的文化混血现象——他们既无法融入主流文化体系当中，也不能回归其源出的文化形态当中。后来，“边缘人”所指称的范围进一步扩展。斯通奎斯在 1937 年出版的《边缘人》一书中指出，不仅文化冲突会导致边缘人的出现，教育、婚姻都会造成人的边缘性。当“边缘人”的概念被人们接受以后，它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美国学者贝尼特认为，美国社会中的难民、新移民、文化混血儿、越战老兵、甚至同性恋者等各种少数民族群都属于“边缘人”的范畴。^②斯拉夫尼科娃在小说《永生的人》中描写的是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边缘人——无法融入新时代的悲剧性个体。

一、屏蔽于现实生活之外的边缘人

小说的主人公阿列克谢·哈利托诺夫是一名已经瘫痪多年的二战老兵。家人为了不让他的心灵遭到任何打击，向他隐瞒了苏联解体的事实。在租来的房间里，一切的布置仍然按照 20 世纪 70 年代的特点。给他读的新闻、播放的电视节目都是经过加工和改编的谎言。老兵瘫痪的身体使他无法走出这个虚拟的空间，去了解真实的现实。在人为制造的“内部时间”里，一切都保持在老兵中风的那个年代。已经不能行动的老兵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个虚假的时空对他来说完全是真实的存在。小说的叙述时间定格在哈利托诺夫中风之后的第十四年。地段医生叶甫盖尼娅·玛尔果芙娜的检查结果说明，老兵的心脏非常健康，健康得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阿列克谢的长寿不仅令人惊讶，甚至令人害怕。在漫长的岁月里，很多比他年轻的二战老兵都早已离世，甚至他们的孩子都变成了老人，阿列克谢却仍然活着。他出人意料的长寿让周围的人觉得，似乎他永远不会死，这是小说标题的涵义之一。他的妻子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暗暗觉得，是内部停滞的时间保证了阿列克

① R.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8, Vol.33. 转引自于建华、张登国“国外‘边缘人’研究略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第 54 页。

② 参见张黎呐：“美国边缘人理论流变”，《天中学刊》，2010 年第 4 期，第 65 页。

谢的长寿，如果时间是静止不动的，人又怎么会变老死去呢？在外面的世界中，人们在四处奔走中匆忙地变老、死亡。而在这里，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变迁都被排除在外，静止的年代保证了老兵的永生。

作为一名二战老兵，哈利托诺夫的“永生”还包含着另一层涵义：战争期间他是一名杰出的军事特工，曾经徒手杀死了十五个法西斯分子，身上布满战争留下的创伤。复员之后，他到机械厂的档案馆工作，虽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在漫长的年代里他都被人们当作英雄来崇拜，而英雄都是“永垂不朽的”。他的妻子每到胜利日全家一起观看焰火的时候，都会感受到和英雄站在一起的骄傲。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哈利托诺夫的记性非常好，“他的记忆穿过那些明暗交织的年代仍然准确清晰，这让他本人都感到吃惊。他的存在已经足以证明他的身份，所以政府当局很少有人会想到要他的身份证明。”记忆成为他生命得以延续的另一个保证，“阿列克谢·阿法纳西耶维奇还活着，他从不问自己为什么还活着，但是他对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了如指掌，因为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通过他的身体得以保存下来。似乎，这个老兵的生命永远不会终止，因为他意识中的某一部分从不打盹，这部分意识总是准确可靠地将当下与过去联系在一起，在那个年代他是个永垂不朽的英雄。也许，正是真实的记忆让他免于死亡……”^①对战争年代的记忆让他始终保持着与过去的联系，与虚假的现实相比，过去的记忆对他而言更具有现实感和真实性。在战争岁月，他参军入伍，单枪匹马地深入敌人内部探听军事情报，他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是时代所造就的英雄人物；而现在，他只能躺在自己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彻底成为生活的旁观者。

哈利托诺夫的“边缘人”处境并非出于自愿。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他被迫成为与世隔绝的人，不得不忍受家人的隐瞒和欺骗。他不仅没有融入主流社会生活之中，甚至并不知道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在他的世界里，苏维埃代表大会还在继续召开，人们仍在积极建设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勃列日涅夫仍然还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而且由于哈利托诺夫的缘故，挂在房间里的勃列日涅夫肖像也在内部时间里获得了永生。

^① 原文见 http://thelib.ru/books/slavnikova_olga_aleksandrovna/bessmertnyy-read-2.html，译文为本文作者所译，部分译文已刊登于《世界文学》2014年第3期，下文皆同。

哈利托诺夫不仅是社会的边缘人，同时也是家庭中的边缘人。他一个人躺在家中最远、最偏僻的角落里，除了他的妻子之外几乎见不到家里的任何人。女儿和女婿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少走进他的房间。妻子除了精心照顾他的身体之外也很少和他说话，因为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很害怕说错话，害怕一不小心就会将精心编造的谎言戳破。在女儿的严厉禁止下，她的话变得越来越少。家人或有意或无意的疏远强化了哈利托诺夫在家中的孤单处境。他们对哈利托诺夫健康的关怀并非是由于对他的不舍和关爱，只是因为他的退休金是这个家里唯一稳定的经济来源。“妈妈，健康就是钱啊！”玛丽娜对母亲的警告清楚地说明，在亲情的背后隐藏着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家人的爱，在虚幻的现实当中也仅仅是一种虚假的幻象。没有人理解哈利托诺夫作为一个瘫痪病人的痛苦，甚至没有人想到过这一点。直到他的妻子有一天发现老兵试图自杀时，才清醒地认识到他并不愿意这样活下去。

哈利托诺夫是否相信亲人们为他提供的虚假信息，作品中对这一问题没有明确的回答。不能说话的老兵已经失去了表达自己看法的能力，他究竟如何看待周围的一切只能任由人们来揣摩和猜测。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事特工，老兵的观察力也许并未受到中风的影响。虽然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眼前十几年如一日的虚假现实不能不引起老兵的怀疑。他的自杀行动说明，他的“边缘性”已经由“他决”（fremdbestimmt）、“非自愿”（unfreiwillig）过渡为“自决”（selbstbestimmt）、“自愿”（freiwillig）。^①从被亲人、被社会疏远转变为自动放弃与他人和社会的所有联系，这是“边缘性”心理发展到极端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哈利托诺夫选择的自杀方式再次将他与过去联系在一起，绳圈是他在对敌作战中用的最顺手的杀人武器。“这个绳圈用起来比刀子更具优势，因为刀刃在黑夜有时会反光，作为一名特工他不能允许一次失误……”，“他怕丢了自己的绳圈就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就像其他人在战争期间无意识地贴身带着十字架一样，有时他真把这个已经磨损的绳子当成了十字架。”而

^① Brigitte Neubert, *Der Außenseiter im deutschen Roman nach 1945*, Bonn: Bouvier Verlag Herbert Grundmann, 1977, S.90. 转引自王羽桐博士论文：《伊尔莎·艾辛格小说中的“边缘人”主题研究》，第16页。

现在，他选择用相同的方式来杀死自己。当他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时候从未想到，绳圈最终会成为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唯有死亡才能让他摆脱边缘人的处境，重回二战老兵的队伍当中，在那里他不是被边缘化的个体，而是“永垂不朽的”英雄。

二、沉溺于怀旧情绪的边缘人

与老兵相比，他的妻子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本该成为一个更加积极的个体，成为新生活的参与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她虽然身体健康，能够四处走动，但是她的心灵始终在抗拒着外部现实的入侵。面对苏联解体之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混乱局面，她既不理解也不适应。躲避在虚假的“内部时间”当中，她自觉地站在了新时代旁观者的位置上。这是一个“自决”（selbstbestimmt）、“自愿”（freiwillig）的边缘性个体，她不仅没有融入主流社会生活的愿望，而且极力逃避，女儿刻意营造的虚假时空成为她心灵的避风港。

对苏联时代的怀念是老兵的妻子排斥新时代的心理基础。“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过去从来不知道发愁的滋味，她一辈子都待在安静的设计所里，坐在明亮的小窗户旁，窗户像围巾一样总会有不同的装饰，有时挂满霜花，有时会有漂亮的槭树枝条伸进来，她从来不为未来担心，因为在漫长的岁月里，她的每一个今天都和昨天没什么两样。”突然有一天，“新生活开始了”，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看到，过去那些曾经被认为头脑灵活的人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都开始变得穷困潦倒。“如果说这些精明强干的人们都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商品经济，那么一向不太会过日子的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又能怎样呢？”别人的失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打击了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投入新生活的信心，丈夫的退休金成为她逃避现实生活的唯一依靠。她宁愿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也不想再走出家门面对新时代的社会生活。老兵的退休金不仅是一家人物质生活的保障，而且也是将妻子与现实隔绝开来的一堵墙，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凭借着这面墙，停留在没有忧愁的旧时光里。因此，当她发现丈夫企图自杀之后，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对丈夫的怜悯和同情，而是愤怒和恐

惧。她把丈夫的行为看成是对她的背叛和抛弃，是要把她一个人留在世上任凭命运的摆布，那么她将不得不走出家门为谋生而操劳。老兵的存在是“内部时间”得以继续的唯一理由，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她的栖息地和避难所。

女儿玛丽娜为了让“内部时间”更加逼真，捏造了一些虚假的事件。她自己为病人编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和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内容，并用录像机播放出来。在各种虚假事件的浸润之下，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有时甚至会产生令人安慰的幻觉，“她清楚地觉得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只是一场骗局，一个剪辑过的电影。这些年仍像过去一样分割成一个个五年计划，全国所有重工业工厂还继续在空中建设已完成一半的、已经看得见闪闪发亮的楼盖板的共产主义大厦。”这一时的幻觉甚至令她感到惶恐，因为作为一个理智健全的人，她在外出购物的时候清楚地看到了外面世界的变化，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已经把苏联时代远远地抛在了历史的车轮之下。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的“边缘人”身份是双重性的，她既站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同时又处在两个现实的边界之上，心灵也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地带徘徊。虽然她清醒地认识到昔日不可重来，但是她的心灵仍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令人迷乱的错觉。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对苏联时代的怀念，代表了许多俄罗斯民众在苏联解体初期的心理状态，一向平静安逸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打破，卷入新生活的激流之中而茫然无措的人们陷入了集体怀旧的情绪之中。

如果说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是外部现实“自决的”旁观者、“自愿的”边缘人，那么她在家中的边缘人处境则是“他决的”、“非自愿的”。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非常希望一家人相亲相爱，但是女儿却用极端冷漠的态度将她排斥在自己的世界之外。为新生活而忙碌的女儿顾不上顾及母亲的感受，“妈妈，别烦我”，母亲的每次靠近都只能得到这句不耐烦的回应。女婿因为受到妻子的嫌恶终日一言不发，酗酒度日，和岳母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玛丽娜因为害怕外人会把外面世界的真实情况告诉哈利托诺夫，也断绝了亲戚之间的往来。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唯一面对的只有她瘫痪多年的丈夫，然而从丈夫那里她得不到任何情感上的支持。即使在老兵没有中风的日子里，她也从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有过爱情。丈夫也从不跟她说任何“关于爱情的蠢话”，总是刻意保持与妻子之间的距离。而现在，“岁月在妮娜·亚历山大

洛夫娜的脖子上和脸上化了一层难看的戏剧妆。有时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觉得，瘫痪的丈夫不仅不爱她，甚至都没有认出她来，他没有意识到她就是原来的那个人。”

新生活宛若一阵疾风吹散了她过去的人际关系，“人情变得像玻璃被打碎的房间里的空气一样冰冷，所有熟悉的面孔就像是水渗进了布满洞眼的沙土中一样，令人不解地消失了。”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在亲情、爱情、友情方面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从任何人那里她都得不到情感上的慰藉和安抚，只有在幻想中她才能摆脱边缘化的境地，在自欺的幻觉中回到苏联时代，在任性的想象中期盼着外孙子的降临。而在现实中，这两个梦想都同样不切实际，她只能固守在边缘人的位置之上，承受社会与家庭加诸她心灵之上的双重孤独。

三、失意于新时代的边缘人

哈利托诺夫一家人在社会剧烈转折下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不仅老兵和他的妻子成为社会和时代的边缘人，家中的年轻一辈女儿玛丽娜和女婿谢辽沙在几番挣扎之后也不得不接受被边缘化的残酷现实。

女婿谢辽沙正当壮年，三十三岁，中等身材，“按道理本该成为这个贫寒之家的主要经济支柱，但是，他的两个没有完成的高等教育的学历没能让他找到合适的工作”。起初，他尝试做些生意来贴补家用，在公园里摆摊，出售一些自己设计的用皮绳穿起来的木质护身符，最终不了了之，“那些剩下的饰品都用干得像桦树皮一样的报纸包在一起扔在了床底下，而这个失败了的艺术品设计师再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再干点什么的愿望。”现在，他找了一份看守停车场的工作，每次下班回来身上都散发着一股酒味。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觉得，“只有当女婿健康结实、从不生病的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他才不会像现在这样喝酒。”女婿健壮的身体就像老兵瘫痪的身体一样，都成为将他们与世界隔离开的一道屏障，“他就像靠在一面看不见的墙壁上一样，而这墙将他隔在这个世界之外。”作为一个“非自愿的”边缘人，谢辽沙并没有放弃融入主流社会的希望。“有时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发现女

婿也在努力地唤起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兴趣：他把一些厚厚的书立成直角摆在自己的面前，他待在自己建成的小角落里快速地浏览着这些书；有时他也会摆弄一下收音机的调频器，里面发出的声音像患了鼻炎一样，他强迫自己仔细地听着在调频噪音中捕捉到的每一个电台的节目。”但是妻子玛丽娜粗暴冷漠的态度浇灭了他偶尔燃起的热情，“丈夫一开口说话她给予丈夫的只有冷嘲热讽”。他渐渐失去了在这个家中说话的权利，在妻子傲慢的蔑视之下小心翼翼地活着。研究者指出，情感纽带的松懈最终会使人丧失在群体中的身份意义，最终成为群体内部的边缘人。谢辽沙与妻子的疏离最终导致了与整个家庭的疏离，即使是休息的日子他也更愿意静静地溜走，躲开令他压抑的家庭氛围。最后谢辽沙彻底与这个家庭断绝了联系，跟着别的女人走了。

女儿玛丽娜是家中唯一一个想要融入主流社会的人，她并不打算成为生活的旁观者。为了在新时代里谋求一个合适的位置，她一直在努力奋斗。但是，她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功夫，最终仍是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结局。玛丽娜在大学时是个优等生，但是毕业之后的发展却很不顺利。“那些考试时向她抄袭、忠诚地围在她身边的同学们，现在都在受到权力机关大力庇护的报社工作，甚至一些人已经摇身一变成了衣着考究的小领导。而玛丽娜是他们那届毕业生中唯一一个拿到优秀毕业证的人，可是她却在在一个三流电视台的新闻部门受苦受累。”在这个三流电视台里，她也并不是重要人物，而是被排斥和孤立的对象。“玛丽娜是临时工，但她和在编人员一样要在电视台里待上一整天，要做完三四个选题，还要负责剪辑，而为此得到的报酬却比那个凶恶的、烂眼边的、总是抱怨地板上电线太多的女清洁工还要少。”即便如此，玛丽娜仍然没有守住自己的职位，在合同到期之后她就被电视台经理扫地出门了。玛丽娜在走投无路之时投靠了她过去的老师希什科夫教授，加入了他的竞选团队，最终帮助希什科夫教授支持的候选人打败对手赢得了胜利。希什科夫教授接管了玛丽娜曾经工作过的电视台，赶走了过去的经理库哈尔斯基。然而他并没有兑现让玛丽娜当上电视台副经理的承诺，玛丽娜就像一片用过的抹布一样被丢在了在一旁，并且还染上了洗不掉的污渍，由于卷入了政治丑闻当中，没有任何一家别的电视台还会雇佣她。她在这些小群体中建立起来的亲密情感都是以她的被剥削、被利用为代价的。她大学时代的

同学们、希什科夫教授，都在她失去价值之后无情地抛弃了她。失去了群体的认同和支撑玛丽娜已经不再具有被社会承认的身份和位置，成为一个被迫的、他决的群体内部的边缘人。她的苦心钻营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现实利益，只是让她一次又一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她最后唯一能指望的仍然只有继父的退休金，也唯有在家庭中她才拥有自己永不丧失的位置。

然而，当玛丽娜在社会上独自奋斗的时候，她已经成为家中“自决的”边缘人，“对家人来说她就像是一个影子，一个幽灵。”她从不与母亲和丈夫谈起她在外面的情况，她对家人的关注只限于老兵的健康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退休金，她的冷漠让渴望家庭和睦的母亲不敢靠近，也逼走了同样孤独绝望的丈夫。而且还有一件事是玛丽娜所不知道的，她在外部世界的作为已经打破了内部时间的平静与安宁，那个每月按时到家中发放退休金的社会保障处的女代表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她的家中，向她的家人大肆宣扬她的可鄙行径。玛丽娜做了什么呢？她只是按照希什科夫的吩咐，答应选民在自己一方获得胜利之后将会给他们发放现金奖励。现在人们都指责玛丽娜是个骗子，而她只是被希什科夫利用，莫名其妙地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躺在自己房间角落里的哈利托诺夫正在努力把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女代表的大声叫嚷透过没有关严的门缝传了进来，他突然发现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而他却无法将自己的存在与另一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这个发现宛如“一棵热辣辣的荨麻在他的心上抽了一下”，心脏病发作了，他的心脏并不像家人所想的那样坚不可摧，而闯入房间的女代表歇斯底里的尖叫加速了他的死亡。老兵并没有成功地把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在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过程中他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

在外部世界闯入的那一刻，老兵也最终跨越了将他与死亡隔离开的那道墙，他在临死之前也终于意识到他早已被真正的现实所抛弃，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他的位置，只有死亡才能让他回到自己人中间，在那里，“等待已久的上帝和军乐队正在迎接他”。

结语

评论家B·鲁克亚宁曾写道，“如果要给斯拉夫尼科娃的现实主义起个名字，我将称其为‘全息现实主义’。意思是在一小片破碎的胶片上不是只有一部分图像，而是整个图像都在上面。”^①作者通过哈利托诺夫一家人的生活，反映了在社会发生激烈转折的年代里普通家庭的遭遇。生活的激变让没有思想准备的人们措手不及，他们不仅没有融入急速推进的生活之流，反而被它巨大的冲击力排斥到了边缘地带。“这是关于我们这个经历过政治体系覆灭、生活商品化以及强盗般九十年代生活的国家的一首忧伤的长诗。”^②哈利托诺夫一家的所有个体都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成为群体之外的边缘人，无论是“他决”还是“自决”，他们都失去了在主流社会群体中的身份意义。与社会群体的脱离而导致的个体心理压力也影响到家庭内部情感关系的建立，每个家庭成员都在各自的绝境中挣扎，现实冰冷如铁，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热量去温暖身边的人。老兵终日想着如何摆脱身体的牢笼，以死亡的方式回到过去；妻子躲在“内部时间”的避风港里不愿去面对真实的社会生活，面对老兵的自杀行为，她的心首先感受到的不是对丈夫的怜悯与爱，而是即将被抛弃的恐惧和愤怒；玛丽娜和女婿谢辽沙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不仅没有赢得胜利，反而疏远了家庭和爱情。整个家庭结构是一个不断放大的四边形，每个人都站在各自的点上背向而行。时代的剧变宛若开启了一架巨大的离心机，所有和它的节奏不一致的人都被甩在了边缘地带。难道只有像背信弃义的希什科夫教授、不学无术的克鲁卡里、厚颜无耻的电视台经理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新时代的宠儿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老兵的不朽功勋、妮娜·亚历山大洛夫娜短暂的幸福时光、玛丽娜曾经的甜蜜爱情，都留在了已经永远逝去的苏联时代。老兵的死亡让虚假的“内部时间”的钟摆停止了晃动，将外部世界挡在门外的壁垒轰然倒塌了。他的家人们将不得不重新启动自己的社会化进程以摆脱边缘人的尴尬处境，因为这是她们唯一面对也必须去面对的现实，已经无路可退。

①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2000, № 12.

② Андрей кузечкин. http://book-hall.ru/litsovet/Olga_Slavnikova_Bessmertnyi

【Abstract】 The Russian woman writer Olga Slavnikova's novel *The Immortal* explores the real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in current Russia from a unique angle. It reveals the impact of social transition on ordinary people's daily life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War II veteran Kharitonov's family members' experience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ll the members of Kharitonov's family, from parent to son, unfortunately fall into the edge of the new era, becoming bystanders of new life. Through different stories of Kharitonov's family, the author denounces the reality of emotional apathy and moral degeneration in current Russia.

【Key Words】 Russian Literature, Olga Slavnikova, Russian Society, *The Immortal*

【 Аннотация 】 Роман русской писательницы Ольги Славниковой «Бессмертный» описывает реальную жизнь простых людей в нынешне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с уникаль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 нём раскрывается влияние социаль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на повседневную жизнь людей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изложения событий,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ошли в семье ветерана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Харитоновой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се члены семьи Харитоновой, от родителей до поколения детей, становятся маргиналами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и зрителями новой жизни. Вместе с изложением разных судеб членов семьи автор осуждает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люди становятся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 равнодушными и морально испорченным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 关键词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Ольга Славник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Бессмертный»

(责任编辑 肖辉忠)